出曜經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五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愛品第三

夫人無止觀，　　多欲觀清淨，

倍增生愛著，　　縛結遂固深。

夫人無止觀者，如有人不善觀，染著身心纏裹不解，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，是故說曰，夫人無止觀，不得至于道。多欲觀清淨者，或有眾生，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，或有染著於結不染著於欲，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，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。云何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？於是有人，初習於欲，後更不犯，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。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，是謂習結不習欲。云何亦習結亦習欲？或有眾生數數習欲亦習結，是謂習欲亦習結。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？或有眾生，恩愛意斷不著世累，亦不專意數數習近。或復有人從頭至足，觀身萬物，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髮紺青色，於中起想不能捨離，遂增愛根，縛結轉復堅固，為諸結所縛。今當引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猶如有人，而被二繫：一者革索，二者龍鬚索。將至火邊，以火炙之，革索便急、龍鬚索緩；若將入水，革索便緩、龍鬚索急。未斷欲眾生亦復如是，為二縛所繫。云何為二縛？一者愛縛，二者見結。或時眾生思惟不淨觀，愛結便緩、見結便急。有時眾生思惟安般守意，見結便緩、愛結便急。是故說縛結遂固深。

若有樂止觀，　　專意念不淨，

愛此便得除，　　如此消滅結。

若有樂止觀者，若使有人樂捨觀不善、思惟善觀，恒常親近修學，不離繫念，在前修行不淨念，自校計前所意著，髮毛爪齒從頭至足，皆是我所。後復思惟穢污不淨，三十六物無可貪者，一一分別，尋得不淨觀，身觀身意止內外意法也。愛此便得除者，以慧證盡證而除去愛。思惟不淨者，便能去愛著，亦不能縛著，永棄諸結，更不習近，是故說曰，如是消滅結也。

以欲網自弊，　　以愛蓋自覆，

自恣縛於獄，　　如魚入於獄，

為老死所伺，　　若犢求母乳。

以欲網自弊者，網者覆弊人目損智不明，不能出要至無為道，網者不能專意思惟校計，以無明自覆弊。以愛蓋自覆者，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，猶如剛火灰覆不現，無智之士，以脚蹈踐燒足乃覺。愛所覆蓋亦復如是，猶如刀劍仰向，無目之士，以手把持即自被傷。諸眾生類亦復如是，以愛結自覆，不觀善不善法，緣是興起憂悲苦惱，輪轉生死不離五道，是故說曰，以愛蓋自覆也。自恣縛於獄者，諸有自恣不順正教，為愛縛所縛；不自恣者，便離於縛。如魚入於獄者，猶如魚獵執羅網捕魚，以入羅網無有出期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捨於善法，習於穢濁，不要之道，如來說法，時會眾生大眾之中，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期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為愛結所纏，不能得至泥洹無為之道，時彼獵人聞佛說頌，各自驚愕：「如來說法，不為餘人正為我等。」各自悔責，改所修習更不為惡，是故說曰，猶魚入於獄。諸佛常所說法，接有緣眾生不唐舉義，猶如醫師，審病根原，而後授藥。是時師瞻知病輕重，相顏視色然後授藥，當授藥時，不增不減處中瞻視。所以然者，恐病不除。諸佛世尊為人說法亦復如是，觀察眾人心意所趣，知病輕重然後說法，使得開解，心無減少要處中說，除諸結使。觀眾生心，須一偈者便說一偈，須五句者與說五句，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。爾時世尊觀察獵者意故，說斯偈，其中自恣放逸意者，便與說此，為老死所伺，如犢求母乳也，猶如新生犢子，其心終不離母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為老死所追，如影隨形。若利根眾生善察分別，便得離此眾患苦惱，增益善本；若鈍根眾生不作此觀，則無所成。是故說曰，為老死所伺，如犢求母乳。

意如放逸者，　　猶如摩樓樹，

在在處處遊，　　如猨遊求菓。

意如放逸者，若剎利長者居士、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，少壯處中長老，未至於道者，意增於放逸，增愛欲根，如摩樓樹初生，為葛藤所纏，長便枯死。愛欲之意亦如是，使諸眾生根本燋盡，是故說曰，猶如摩樓樹。在在處處遊者，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坏輪，是故說曰，在在處處遊。如猨遊求菓者，猶如獼猴求諸菓蓏，從樹至樹，從林至林，是故說曰，如猨遊求菓。

夫從愛潤澤，　　思想為滋蔓，

愛欲深無底，　　老死是用增。

夫從愛潤澤者，此愛流溢，如泉出水漏，諸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憶本所造五樂自娛，是故說曰，夫從愛潤澤。夫為潤澤，酥麻膏油不為潤澤，如此所潤，可以灰土澡盡除去膏油。愛欲潤澤者，唯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，以智慧刀乃能割斷，是故說曰，愛為潤澤。思想為滋蔓者，火之熾熱不過於思想，火所燒瘡可以藥療，思想火被燒不可療治。若有殺父殺母、不與取婬逸，作眾罪過，諸佛世尊所不能療治，是故說曰，思想為滋蔓。老死是用增者，生有分身憂，老有四百四病痛，死有刀風惱，是故說曰，老死是用增。

眾生愛纏裹，　　猶兔在於罝，

為結使所纏，　　數數受苦惱。

眾生愛纏裹者，愛恒在前導，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。猶兔在於罝者，猶如兔在罝網，馳走東西無有出要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為愛迷惑流轉生死，周旋五道沈弱四流。為結使所纏者，此眾生類，為愛繫所纏，不能離生死，愚者受苦，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別善惡，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，是故說曰，數數受苦惱也。

眾生為愛使，　　染著三有中，

方便求解脫，　　須權乃得出。

眾生為愛使者，為使所使，為結所結，為縛所縛，是故說曰，眾生為愛所使。染著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，是故說曰，染著三有中。方便求解脫者，云何求方便？欲使、

有使、無明使、見使，如此眾生染著諸使，云何得免生死苦惱？猶如兩牛共一軛，有人隨後捶，豈得不挽重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以四流為重，安處四軛，豈得免生老死病也？須權乃得出者，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，無常對至，各自離別，是故說曰，為生老病死所逼，須權乃得出。諸有眾生欲愛未盡，恒有生老病死追在於後。欲愛已盡者，無復生老病死，是故說曰，生老病死須權乃得出。

若能滅彼愛，　　三有無復愛，

比丘已離愛，　　寂滅歸泥洹。

若能滅彼愛者，愛之為病眾苦湊集，諸天世人所見歎譽，是故說曰，若能滅彼愛。三有無復愛者，已除愛、已除熱、已除眾惱、已除去愁憂。三有者，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。是故說曰，三有無復愛。比丘已離愛者，諸有愛所纏所裹所持，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為比丘，著弊衣持鉢亦名為比丘，是故說曰，比丘已離愛。寂滅歸泥洹，亦無是意處，是不受是都無想著，是故歸泥洹，亦無結使影，亦無更生影，是故說曰，寂滅歸泥洹。

以為愛忍苦，　　貪欲著世間，

憂患日夜長，　　莚如蔓草生。

以為愛忍苦者，諸有心趣不能去離，多諸患害，無處不染著，是故說曰，以為愛忍苦。貪欲著世間者，難捨難離懷抱不忘。世間者，五陰亦名世間，受盛亦名世間，是故說曰，貪欲著世間。憂患日夜長者，常有憂患、有熱惱、有疾痛。今引譬喻，智者以譬喻自解。莚如蔓草日，莚如蔓草生。

人為恩愛惑，　　不能捨情欲，

如是憂愛多，　　潺潺盈于池。

人為恩愛惑者，恩愛牢固永劫不朽，戢在心識不能捨懷，以此恩愛不能越次取證，一往不還，不可制持，亦不可滅，是故說曰，人為恩愛惑。如是憂愛多者，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髓，猶如流水流入於池，亦如蓮花池水不著。此亦如是，恩愛纏結深固心懷，以解脫水洗其愛心，亦復不著，是故說曰，潺潺盈于池也。

諸賢我今說，　　眾會咸共聽。

共拔愛根本，　　如擇取細新，

以拔愛根本，　　無憂何有懼？

諸賢我今說者，我者如來，一切智、三達六通、眾相具足，分別諸法。諸賢者，大眾之名，成就聖賢諸法，所行眾法仁賢過於三界，所為皆辦，是故說曰，諸賢我今說。眾會咸共聽者，眾會者，剎利波羅門、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，盡集一處思惟法本，志所趣向皆得其願，是故說曰，眾會咸共聽。共拔愛根本者，何者是無明？是如所說，諸向此五趣，從今世至後世，無明為根本，皆由貪欲生。更有說者，前有癡心後愛染著。是故說曰，拔愛根本者。如選擇細新者，所以稱說擇細新者，有二因緣：一者除病，二者販賣。思惟選擇好者便取，病者得愈，販者得利，彼修行者亦復如是，愛根深固須慧分別，應行眾生尋得受化，便成就大事，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。是故說曰，如擇細新者。已拔愛根本者，所謂愛根本，根本是無明，枝葉餘結使，故曰愛本也。無憂何有懼者，有憂當有懼，無憂何有懼？憂者欲界，非色無色界。何以故憂欲界，非色無色界耶？答曰：「以其彼界性無憂故。」所以生憂者，有父有母、國城妻子、僕從奴僮、田宅財穀，此諸居業皆亦為憂。永無此者終無有憂，是故說曰，拔愛根本。

有愛以有死，　　為致親屬多，

涉憂之長塗，　　愛苦常墮厄。

為道行者，　　不與俗會，　　先誅愛本，

無所殖根，　　勿如刈葦，　　令心復生。

有愛以有死者，猶如未斷欲眾生，眾結使具足，愛在其中，說曰：「凡此眾生貪求無厭，皆由愛心。」求三有者，亦是愛心，意所貪著妻息財貨，皆由愛心，是故說曰，有愛以有死，為致親屬多。涉憂之長塗者，前過不可尋，此諸眾生，流轉迴趣五道生死，地獄餓鬼畜生死此生彼，緣此四大身愛結所纏，是故說曰，涉憂之長塗。愛苦常墮厄，數數處胎受形無量，處生熟藏間，屎尿所染污，臭穢不淨數數入胎，亦無厭足亦無慚愧，是

故說曰，當以巧便修其道。會不與俗會，數數者，生生不息來往不已，於此生在彼沒，此生者此現身分，彼生者彼異趣也，此生者此人身，彼生者彼五道也，是故說曰，先誅愛本，無所殖根。恒處五道生處，五道復有輕重，有福便輕、無福便重，雖有輕重莫若於道。無為道中都無輕重，無生滅著斷，設不求道染污穢者，如刈蘆葦及刈[廾/((女/女)*干)]草，生生不息。

無欲無所畏，　　恬惔無憂患，

欲除使結解，　　是為長出淵。

無欲無所畏者，聖人已離於欲，無畏無憂，志性恬靜，是故說曰，無欲無所畏。恬惔無憂患者，已離諸欲永盡無餘，若有眾生不能離愛，猶河趣海晝夜不息，是故說曰，恬惔無憂患。以能盡愛，名滅體盡，無復根本，欲除使結解。是為長出淵，不復處有累，亦不作行非作不行，是故說曰，長出於淵。

諸天世人民，　　依愛而住止，

愛往眾結隨，　　時流亦不停，

時過復生憂，　　入獄乃自覺。

諸天世人民者，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？以其為愛所使，若生為天，玉女營從共相娛樂，視東忘西；若生為人多所染著，養妻育子心不捨離；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；餓鬼畜生雖有愛心，微少不足言。諸天及人愛心最多，是故說曰，諸天及人民。依愛而住止者，眾生之類依愛住染污，與愛共俱，是故說曰，依愛而住止。愛往眾結隨者，猶如有人渡江河海，導正從亦正。愛亦如是，趣三惡道眾結亦隨，是故說曰，愛往眾結隨。時流不停者，一時中間生處人中，處在中國平正之土得種善本，無有山河石壁，饒出珍奇異物，得信堅固，於佛法眾有反復心，慈愍一切殖眾德本，諸佛出生皆與此國，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得久住，是故說曰，時流亦不停。時過復生憂者，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，追本尋末，自恥不及於中，便生愁憂苦惱，椎胸喚呼念過去事，是故說曰，時過復生憂。入獄乃自覺，咄嗟老苦！我等在世間時，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，為惡入獄，習愛心者殖三界病，沙門亦說，奉持五戒修行十善，得生天上人中。我等愚癡不從教誡，今反入獄受諸苦惱，刀山劍樹火車鑪炭，皆由愛心種此諸根。是故說曰，入獄乃自覺。

緣愛流不住，　　陰根欲網覆，

枝葉增飢渴，　　愛苦數數增。

緣愛流不住者，為緣何等？緣者，地獄餓鬼人及諸天緣愛，未來有陰持入諸愛，亦緣境界出法所由，是故說曰緣也。愛流者，猶如駛河流逝于海，此愛流者亦復如是，漏出諸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是故說曰愛流也。不住者，猶如穀種子，入地即變易，隨時溉灌萌芽得長。愛穀種子亦復如是，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，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，是故說不住也。陰根者，五盛陰身，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，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，是故說陰根也。欲者，有二事欲，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，故曰欲也。網覆者，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，以罝弶捕鹿，以深穽捕虎，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以欲網所覆，不見善惡，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，為愛所纏不能去離，其有眾生墮於愛網者，必敗正道不至究竟，是故說愛網覆也。猶如葛藤纏樹至末，遍則樹枯。愛亦如是，遍滿人身從頭至足，無空缺處，猶如人墮廁，盡污人身體。有智之士欲濟彼命，遍觀其人頗有淨處挽而出之，彼無淨處可挽出之。然此人身，愛心遍滿不可療治，是故說曰，枝葉增愛也。饑渴者，世人饑渴，可以水漿以濟其命，或食草根菓蓏，或以消息服氣，或以藥草神呪，可得延壽。此愛心饑渴者，飲四海水，猶不漬愛一尺之地，是故說愛渴而難濟也。愛苦者，愛未除盡，數數增多，長諸苦原，是故說曰，愛苦數數增。

伐樹不盡根，　　雖伐猶復生；

伐愛不盡本，　　數數復生苦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，有守園人瞻守官園，當園中間生一毒樹，諸有男女入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，或頭痛欲裂，或腰脊疼痛，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。時，守園人知為毒樹，復見眾人遭諸苦難，即施[金*斧]柯，柯長一丈餘，遙斫毒樹，未經旬日即生如故。然彼毒樹枝葉團足樹中之妙，眾人見者，無不歡喜。其中眾生，不知忌諱未遭此難，共往奔彼自蔭其身，影未移間復遭苦戹。時，守園人復於異日以[金*斧]往斫，樹生如故，倍復殊妙，如是數斫生生如舊。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，貪樂樹蔭盡取命終。其人單子一己，晝夜愁憂號悲，而行路遇智者，自陳酸苦其痛萬端。是時智者告園人曰：「此眾苦惱，卿自為耳。夫欲止流，莫若高隱，欲伐樹者，當盡根原。卿所施功，但種生

栽，何言伐樹？汝今速往掘出根本。」其人意迷復慮死至：「設我往彼掘出樹根，定死無疑。若我死後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，我族正爾滅盡無餘，亦無繼嗣續我後者，宜自逃走出家學道。」至舍衛國祇洹精舍，詣諸道人得作沙門。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，垂熟應入律行，是時，世尊還顧視彼比丘，在大眾中而說此偈：

「伐樹不盡根，　　雖伐猶復生；

伐愛不盡本，　　數數復生苦。」

時彼比丘聞說斯偈，便自追本自所經歷，即自心悟，內自剋責，思惟四大穢漏之患，念彼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。今四大身與彼無異，愛根深固不伐根者，枝流不斷，便當就於生老病死，沒彼生此沒此生彼，如是流轉永無休息。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眾人，此愛結使亦復如是，自毀其命，復能外損智慧之性。爾時比丘，反覆重疊觀此五陰，從頭至足無一可貪，即於座上，得須陀洹果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，六通清徹。在大眾中，心自感激，三自稱善：「快哉！大道不距微細，今蒙聖恩，得盡諸漏。」即從座起，繞佛三匝，還復本座，現十八變，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。

猶如自造箭，　　還自傷其身；

內箭亦如是，　　愛箭傷眾生。

昔佛在摩竭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。有眾多獵師，入山遊獵，廣施羅網，殺鹿無數，復還上山。時有一鹿，墮彼弶中，大聲喚呼，獵師聞已，各各馳奔，自還墮弶，傷害人民不可稱數。雖復不死被瘡極重，痛不可言，各相扶持劣得到舍，求諸膏藥以傅其瘡。室家五親各迎屍喪，歸還耶旬之。其中被瘡眾生，自知瘡差，厭患遊獵，宿緣應度種諸善本，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。爾時世尊，與無央數百千眾生，前後圍繞而為說法。爾時世尊，為彼眾生，欲拔其根，修立功德示現教誡，永離生死，常處福堂，於大眾中而說此偈：

「猶如自造箭，　　還自傷其身，

內箭亦如是，　　愛箭傷眾生。」

時彼獵者，雖為沙門不自覺知，如來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，內自慚愧，自省本過，在閑靜處思惟止觀，係意不亂。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鬚髮著三法衣，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，自身作證而自娛樂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生死，如實知之。爾時諸比丘，皆得阿羅漢，六通清徹，無所罣礙，是故說此偈：

「能覺知是者，　　愛苦共生有，

　無欲無有想，　　比丘專念度。」

能覺知是者，愛者眾病之首，猶如城郭，聚集人民憑地自怙。云何愛眾病之首？如佛所說：「泥梨受苦其數難量，皆由愛所造。」凡在地獄受諸苦惱，皆由愛病。諸殺生者，亦由愛致；不與取婬妖妄語，十不善行亦復如是，皆由愛心造斯諸惡。十惡已具死入地獄，十三火炙燒炙其身。云何為十三？有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，又二火山從背後來入脊從腹出，又二火山從左脇入右脇出，又二火山從右脇入左脇出，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，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，第十三火山何者？是自身所造，渴愛者是也。十二火山其痛可忍，自身所造渴愛火山者，不可療治。如佛契經：「獄卒阿旁問諸罪人：『汝等為從何來？』罪人報曰：『我等飢困，亦不自知為從何來？』爾時獄卒，即以熱鐵丸，強令使食。獄卒斯須復問罪人：『汝等為從何來？』『我等甚渴，亦不自知為從何來？』爾時獄卒，偃臥罪人，洋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。」取要言之，地獄苦痛憂惱萬端，受畜生形眾苦無數。云何為畜生受苦？如佛契經所說：「於是比丘！生畜生者，多諸苦惱。比丘當知，若有眾生墮畜生者，生冥長冥於冥無常，此等何者？是所謂入地蟄蟲，是皆由前身貪樂愛欲，身口意行惡身壞命終，死為地中蟄蟲，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，是謂比丘！畜生甚苦甚痛難忍。或有眾生，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，此何者是？所謂疱生是，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故，身口意惡，身壞命終生疱蟲中，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，是謂比丘！畜生甚苦甚痛難忍。比丘當知，復有眾生生畜生中，聞人大小便臭氣馳走奔向，我等食是飲是。此等何者？是所謂雞狗猪豚驢野狐烏鳥等是也。比丘當知，餓鬼甚苦。云何餓鬼苦？或有餓鬼食噉鬚髮或食身毛，或食指爪齒身垢薄膜至厚皮，至革筋骨心脾腎肝膽、大小腸胃、屎腦髓淚汗涕唾、膿血脂膩膽尿。如此眾類，餓鬼所食。受此眾苦，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慳貪獨食，設施人食呪詛罵詈：『汝等噉我食，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是。』後為餓鬼食此眾穢。復有餓鬼本為人時，獨食無恥，初不施人一粒之米，若見人施者抑遮使止，後為餓鬼經歷久遠，耳曾不聞飲食之名，況得食乎？此餓鬼苦不可具宣。」此三惡趣受苦無量，斯由前身愛心堅固種此諸苦，是故佛說愛者眾病之首也。愛苦共生有者，無欲無有想，欲已去離，永盡無餘，已吐已捨，無有熱惱

眾患之本，是故說曰，無欲無有想。比丘專念度者，比丘專意初不錯亂，離邊至無邊，從此彼岸入泥洹境，清無熱惱，一切戀愛心寂然不起，是故說曰，比丘專念度也。

無放逸品第四上

戒為甘露道，　　放逸為死徑，

不貪則不死，　　失道為自喪。

戒為甘露道者，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為死。昔一比丘行滿德充，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，初夜中夜後夜精懃汲汲斯須不倦。如是經久，胸滿結氣得心痛患，眾醫療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終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，到比丘僧中而說此偈，學禪修定者，雖身變敗壞，寧敗就後世，不敗令存在。何以故爾？不學禪定者，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。何以故不自染神？受他信施，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，不能消化畢其施恩，命終之後當復報償。不能濟彼者，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，不能顯揚，佛法雖存日損日耗，大法隱沒外道熾盛。如此之類喪法原首，是故說曰，戒為甘露道，放逸為死徑。復重說曰，放逸為死徑者，放逸之人多諸愆咎種，今世後世不善根栽。尊者馬師亦作是說：「智者捨放逸，猶如捐毒藥，放逸多愆咎，今世亦後世。」智者返其原，尋究放逸本，咄嗟放逸，如鼠溺酥瓶。昔有長者家持酥高樓上，覆蓋不固鼠入酥瓶，晝夜飡噉不出瓶口，身體遂長。酥既盡澌，鼠滿瓶裏，狀似酥色。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，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著火上，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，便於瓶中命終，便於瓶中復化為酥。賣與買人，得酥量取升斗，骨沈在下，髑髏脚骨各自離解。長者見已內自思惟：「吾取酥時瓶口無覆，必有鼠入噉食此酥。即住瓶裏不肯出外，酥盡鼠死事必爾耳。」長者復念放逸多愆，其事如是。道俗不異，俗不異者，其事云何？慳貪不施、不持禁戒、不修八關齋法，歲三月六恒不奉持，雖處於世無益於道，死就後世，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，受諸苦惱不可稱計，此是俗之放逸眾惱如是。云何道之放逸？於是學道之人，外猗法服內懷姦宄，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，不念禪定思惟戒律，唐勞其功不獲其報，於現身中不獲果證，於後世方更積行，是故說放逸為死徑也。不貪則不死者，雖死亦不言死。何以故？不放逸人，遷神生天受福無量，延壽無敗心猛不惑，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，是故說曰，不貪則不死。失道為自喪者，習放逸行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，不習善壽如聖賢壽，述非自是不從人諫，謂已所行真正餘者不真，不以智慧以自營命，是故說曰，失道為自喪也。

慧智守道勝，　　終不為放逸，

不貪致歡喜，　　從是得道樂。

慧智守道勝者，於諸功德最勝最上，智者自修身，無復缺漏善，能分別諸趣諸道，智者聰明無有愚惑，常為天人所見歎譽，增益諸佛正法不斷，是故說曰，慧智守道勝也。終不為放逸者，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，心悅意歡，於諸善法心無厭足，是故說曰，終不為放逸也。不貪致歡喜，從是得道樂者，賢聖道者無放逸行，習本因緣盡，不復樂生處在三有，是故說曰，從是得道樂。

常當惟念道，　　自強守正行，

健者得度世，　　吉祥無有上。

常當惟念道者，夫坐禪者從朝至夜、從夜至朝，係念在前心無錯誤，從初至後、從後至初，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，是故說曰，常當惟念道也。自強守正行者，意常勇猛心不中悔越度生死，未獲者獲、未得者得、未得證者疾令得證，是故說曰，自強守正行。健者得度世者，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，堅住正法心難沮壞，除諸惡法不淨之行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，是故說曰，健者得度世也。吉祥無有上者，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，皆悉降伏外道異學，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，如輪行轍初無停息。過是上者，更無有法出此法者，是故說曰，吉祥無有上也。

放逸如自禁，能却之為賢，已昇智慧堂，去危而即安，明智觀於愚，譬如山與地，是故捨憍慢，智者習明慧。是故捨憍慢者，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，是故說曰，當念捨放逸。所謂知者，不由他受，應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，是謂為知。意性捷疾觸事能報，內雖博學外現諮受，是故說曰，智者習明慧。昔尊者大目揵連躬自度二弟子初出家學道，一者從澣浣家出，二者從鐵作家出。時，大目揵連漸教二人曰：「先告鐵師當習此禪法，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。」次告浣衣者曰：「汝今習安般守意。」此二人等晝夜精懃所願不果，經十二年不能得之。時，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，語目連曰：「汝訓弟子不以正行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，汝今未了應時法行。此浣衣出家者，當以說不淨觀，所以然者，其人意淨意潔來久，若當聞說不淨觀者，心即解脫無所罣礙。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，教訓以安般守意，所以然者，其人恒習手執鞴囊了氣多少，然後心意乃得悟覺。」時，目揵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，即得開悟。是故說曰，放逸如自禁，能却之為賢。以昇智慧堂者，諸賢聖得昇此堂者，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，以大慈心廣

潤無外，猶如人間豪族堂舍，庶民所羨。諸賢聖等亦復如是，昇賢聖堂，觀諸眾生所習非真，憂念眾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，或於智慧放逸者，心在於禪意習於禪，隨師教誡不違其訓，是謂智慧放逸也。方知不習禪者無由得度，是故說曰，去危而即安。明智觀於愚，譬如山與地，猶如有人登高山上，遍觀下人無不照見，下人觀上而無所覩。愚者與賢亦復如是，愚心迷固不能解了，要由賢聖乃得開悟。

發行不放逸，約己自調心，慧能作錠明，不反入冥淵。發行不放逸者，發行用心不倦，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為發行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，是故說曰發行。不放逸者，心雖精懃猶有放逸，不能成辦無上道果，是故說曰，不放逸也。約己自調心者，約己者，戒具清淨，調心者，執意不亂終無邪念。是故說曰，約己自調心。慧能作錠明者，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。云何四事？除去無明，燒五陰形，然生脂膏，永滅愛本。猶如慧明彈指之頃，成此四事亦復如是，成辦四事除去無明，燒五陰形，然生脂膏，永滅愛本。賢聖道明亦復如是，彈指之頃成辦四事，除去無明，然生脂膏，永滅愛本，燒五陰形。不為愚者所屈，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，以有道明，眾邪外道，不能傾動其心，是故說曰，不反入冥淵也。

出曜經卷第五